

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

周瘦鵬譯
大東書局印行

大東書局印行

集 一 第

集全說小篇短家名界世

譯 鵬 瘦 周

— 次 目 —

嫉妬（瑞士甘士南作）	一〇
父（瑞威龍生作）	一一〇
最後的一擲（巴西夏士佛多作）	一一三
送君南浦（日本森鷗外作）	一三三
死仇（塞爾維亞屈洛維克作）	一四六
他是不能久活的了（比利時郎白勞作）	一七〇
寶藏（葡萄牙崩洛士作）	一七八
言爲心聲（土耳其紀南作）	一八九
飄泊者（羅馬尼亞沙杜維努作）	一九二
化（奧大利許尼紫勒作）	二一三
島（捷克加烈約瑟賈貝克作）	二二六
誘惑（荷蘭華德女士作）	二四一

死神與醫生（匈牙利海爾素作）	一六〇
黑貓（平十基作）	一〇二
忠實（亞訶作）	二〇三
長相思（太谷兒作）	二二七
一箇靈魂破碎的人（梅士谷作）	二五三
妙妍霞（郎都倫作）	二七七
快樂（班諾夫作）	三二一
他來麼（范召夫作）	三二九
你記得麼（奧才古華女士作）	三三三
脫羈之馬（葛羅平斯基作）	三三八

嫉妬

七情中最可惡的，便是嫉妬。它是一尾最毒的毒蛇。能住在我們心胸中的。這一位愛立克西，就因此而得到了痛苦。他正愛著但芬。而伊也愛他。兩人都出落得很美。他是淺色的臉。英勇不凡。伊是生得白白的。而又天真爛漫。正像一朵百合花開著瓣兒。迎合那黎明時第一道玫瑰色的柔光。他們會立有永遠相愛的信誓。那嫵娜絲和愛之神。似乎在他們幸福的杯中。把酒兒斟得滿滿的。直到杯沿。愛立克西的父親。恰恰久病初愈。便喚他兒子到他的身旁說道。

「親愛的兒子。我曾立過一箇誓。須貢獻六頭羊給那主宰康健的女神。你

去牽了羊。送往廟中去。

到那女神廟中去。足足有兩天很長的路程。愛立克西眼中含著淚。和他的戀人道別。倒像是航海遠行似的。趕著那羊鬱鬱地去了。他一路長歎。好似那微風在溪邊柳樹中太息的一般。走過了許多富饒的田和草場。一切付之不見。任是最好的風景。展開在他的面前。也毫不在意。他只覺得他的愛。他只聽見他的戀人。聽見伊在伊家的屋中。聽見伊坐在那大巖石影兒裏的清泉之旁。又聽得伊喚他的名字——他仍是長歎著。當下他跟在那羊背後走前去。好生著惱。因為它們不像麋鹿那麼飛跑之故。末後纔好不容易到了廟中。

那羊殺了。已做了神前的貢品了。他便好似長了愛情的羽翼般。急急地趕回家來。跑到了一處森林的蔭路中。一箇荊棘的刺。刺進了他的腳底。一時痛極了。幾乎支撐不到近邊的一所草屋中去。一對溫和的老夫婦。接待了他。

• 立時用藥草給他治傷。『我是何等的不幸。』他不住的說著。一壁長歎。一壁數著一點鐘一點鐘過去的時光。每過一分鐘。在他似乎過了一箇很長的冬夜。而更使他難受的。便是有甚麼不仁的女神。將那嫉妬的種子。種入他的心中。他很焦急的向四下裏瞧著。喃喃自語道。『呀上帝。這是怎樣的一箇意念。但芬也許是不忠於我。這意念是很卑劣的。然而女孩子總是女孩子。但芬又長得很美。那一箇瞧見了伊不要伊呢。伊的鄰人譚斐。早就娶了伊好久了。況且他是一箇妙人兒。那一箇聽了他的歌唱不動心。又有那一箇吹笛子比得上他呢。他的屋子。和但芬家甚是接近。那分開他們的距離是極小的。呀。這些惡念。快離開我。快離開我。』

但這嫉妬已深深地在他的心中種了根了——日夜的磨難他。夜中他往往做夢。白天又往往發生幻想。瞧見他的戀人走到那樹蔭中的清泉旁去。和譚斐相

會。譚斐把他偉大的愛唱給伊聽。他又聽見伊含情脈脈的瞧在譚斐的眼中。伊的酥胸一起一伏的。充滿了快感。他又聽見他的戀人休息在高樺的柔影之下。棠睡正酣。眼見得譚斐偷偷地走過來。一步一步的溜近。將他熱烈的眼光。注在伊的身上。飽看伊一切的美。又俯下身去。吻伊的手。而伊卻並不醒來。他又吻伊的面頰。吻伊的嘴唇。——愛立克西幻想到此。放聲大呼道。『伊卻並不醒來。呀。我是一箇何等不幸的人。我的腦中造出何等可怕的圖畫來。我爲甚麼一逕引起這些可怕的思想。爲甚麼把這些玷污伊清白的幻想。想苦了自己。』

他已躺了六天了。他的傷還沒有完全平復。那一對老夫婦勸他慢些去。也沒有用。他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他擁抱著他的恩人。很懇切的道過了謝。重又上道趕去。也不管腳底的傷。趕得很快。夜色上來時。他已瞧見了他戀人

的屋子。一輪滿月。從那林木葱蘢的高原後面升將起來。

『哈。你那醜惡而苦痛的夢。快快去罷。我的戀人正在那邊等我。今晚我得樂極而哭。把伊樓在我的臂間啊。』他這般說著。急急地趕上去。在那絡繹著玫瑰通到伊家門前的小徑之下。他見伊緩緩的現出身來。『是啊。這正是伊人。是啊。這正是但芬。伊那苗條可愛的身材。伊那嫵娜有致的步態。伊那潔白如雪的衣裳。呀上帝。這正是伊啊。但是這般晚了。伊又上那裏去。』女孩子在這夜深的時候。走到野田中去。是很危險的。但伊此刻出來。也許是希望遇見我麼。』他這樣對自己說著。然而——在伊背後的小徑中。斗的躡出一箇人來。跑到伊的身旁。伊笑著握住了他的雙手。他把一籃子的鮮花遞給伊。伊儀態萬方的鞠了一躬。便取來掛在伊的臂上。於是他們倆就在那滿月的皓光之下。離了屋子走開去了。

愛立克西大嘆一驚。呆立不動。忒楞楞地從頭上顛到腳尖。『我聽見的是甚麼。如此這是實在的了。我所害怕的事。竟是實在的了。一箇慈悲的女神。給我準備好了來受這打擊。唉。我是一箇何等的可憐蟲。那一位將這厄運警告我的女神。又在那裏啊。此刻快來助我報復。是啊。報復這不貞的行爲。打倒這一對可惡的東西。然後讓我死去。』

那時那女孩子和青年臂聯著臂。在月光下向番石榴叢中走去。那妮娜絲女神的小龜。就立在那裏。他們倆一路踱去。一路很愉快的談話。

愛立克西怒氣勃勃的自語道。『他們走到那番石榴叢中去了。走到伊屢次向我立誓相愛的樹影中去了。如今。他們已進了樹林。唉。我已瞧不見了他們。他們。他們已坐在那邊樹下了。但是不對。他們又到了這裏來。我在月光中能聽見伊白白的衣裳。在那矮樹和大樹的中間閃動著。他們已停住了。』

這裏是很好的。一片空地。長著柔軟而美麗的草。好一對不貞不義的東西。是
啊。在那邊坐下了。對著那半天下望的明月。彼此互訴著卑劣而不名譽的愛。
願一切的魔鬼。加害於你們。然而這是怎的。夜鶯的歌唱。斑鳩的和鳴。
有這麼一對賤人坐在它們的中間。怎麼會有這鶯歌和鳩鳴呢。他們走前去了
。是的他們向著妮娜絲的廟走去。我且跟他們去聽著。窺探他們。」

說了這些話。他便走向樹叢中去。很著急的掩藏在樹影中。他前面的一對
男女已步步走近了那廟。廟門前雪白的雲石柱。在月光中閃閃地發亮。高
高的。直刺到黑暗的半空裏。『怎麼。他們敢走進去。那愛的女神難道會賜
福於這種背棄聖誓的醜行麼。』他正在這樣說著。那但芬女郎。肩上仍掛著
花籃。走上石級去。緩緩地在那高大的柱子中間走著。而那青年靠在一根柱
子上。似乎含情目送著伊。愛立克西在那廟的黑影中推近過去。到了那柱子

林立的廊下。他又怒又失望。直要瘋了。在一根大柱子的影兒裏爬前去。緊緊地抱著柱子。眼見但芬走到妮娜絲女神像前。那牛乳般雪白的雲母石的像身。矗立在月光之中。似乎因了伊的聖潔而退縮下去。但芬長跪在女神之前。把伊的花籃供在石座的腳下。悲哀萬分的哭著祈禱著道：『請聽我的祈禱。而接受我貢獻於你神龕前的花朵。花上的夜露。正和我的眼淚混合在一起。唉。自愛立克西別我以來。已過六天了。呀。良善而親愛的女神。請引導他安然無恙的回到我的臂間來。一路保護他而廝守著他。使他回來時仍像去時一般。是我的深憐密愛的戀人。』

愛立克西很詫異的聽著伊的祈禱。於是他的眼睛流動到那青年立著的所在。那一輪滿月的光。恰恰照在他的臉上。此刻他瞧見了——卻是但芬的哥哥。他因為不放心給伊一箇女孩子單身出門。因此夜夜伴著伊到這廟中來祈禱。

愛立克西從柱子後面走了出來。但芬一見了他，快樂得甚麼似的。而他的心中，卻充滿了快樂和慚愧。他們倆彼此擁抱著。很感謝的拜倒在女神之前，默默地祈禱。

瑞士小說家言，其最著者多以德意志文撰成，因之瑞士作家，往往被列入德意志作家之列，實則其人固瑞士人也。此作英譯名爲“Teal-ousy”，原著亦爲德文，作者爲瑞士名家甘士南氏，G. Gessner 生一七三〇年，卒一七八八年，距今已百數十年矣。

父

這一段故事中所要說的那人。是他教區中一箇最富而最有勢力的人。他的名兒喚做陶德華佛來。一天。他現身在牧師的書室中。身子很高。模樣兒很懇切。

他說。『我已得了一箇兒子。我要給他到這裏來受洗禮。』

『他的名兒喚做甚麼。』

『斐恩。——沿用我父親的名兒。』

『那保證人呢。』

當下說出幾箇人來。都是陶德的親戚。而也是教區中最上等的男女。

牧師擡眼望著他。問道。『還有甚麼事情麼。』

陶德略略遲疑了一下。

末後他纔說。『我很想由我自己給他施洗禮。』

『如此須在禮拜日除外的那一天施行麼。』

『下禮拜六。正午十二點鐘。』

牧師又問道。『還有甚麼事情麼。』

『沒有甚麼事了。』陶德旋動著他的帽子。像要走的樣子。

於是牧師站起身來道。『然而還有這一回事。』他走近了陶德。握著他的手。很莊重的瞧在他的眼中。說道。『上帝許那孩子造福於你。』

十六年以後的一天。陶德又立在那牧師的書室中了。

『陶德。你這般的年紀。當真保養得很好。』牧師這般說著。因為他見此

人竟沒有多大的改變。

陶德答道：『只爲我沒有甚麼煩惱之故。』

牧師對於這一句話。不說甚麼。停了一會。他問道：『今晚你有甚麼見教。』

『我今晚到這裏來。就爲的我那兒子明天要受堅信禮了。』

『他是箇活潑聰慧的孩子。』

『我不願意先付錢給牧師。卻先要知道那孩子明天在禮拜堂中所得的座位

。是甚麼號數。』

『他可立在第一號。』

『我也曾聽得這般說：這裏十塊錢是給牧師的。』

牧師的兩眼注望著陶德。問道：『還有甚麼事要我給你辦麼。』

『沒有甚麼事了。』

陶德走了出去。

八年又滾過去了。一天。牧師的書室外聽得一陣聲響。因爲有許多人走近過來。爲首的正是陶德。他第一箇入到室中。

牧師擡眼一瞧。就認識了他。

他說『陶德。今晚你來得好。』

『我到這裏來。要求你爲我兒子印布結婚的公告。他快要娶甘玲史都麗亭爲妻了。伊是戈孟德的女兒。他此刻正立在我的身旁。』

『噢。伊是這教區中最富的女孩子。』

『他們也是這般說。』陶德回答著。將一手向後掠他的頭髮。

牧師靜坐了半晌。如作深思似的。接著便把他們的姓名。登記在他的簿籍中。不說甚麼批評的話。他們都在下面簽了字。陶德掏出三塊錢來。放在桌